

幼學堂文稿

幼學堂文稿卷七

吳縣沈欽韓文起

荅包慎伯書

慎伯足下接手示雅荷惓惓知近讀荀子有得

欽韓

素亦

好之與足下所言如左右契也議兵禮論諸篇于天人信
順之道文明制作之原冰解的破益信孟子之言非虛孟
子簡而荀子備聞孟子之言穆然歎聽荀子之言憬然悟
破俗士之膠固而信王道之不係乎升降其益非淺雖然
心之精微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當務者難于應幾綴學者
易于循迹孟子王齊之易荀子大儒之效誠俯仰數千載

而置身於其間將何以處之而若爲言之豈非亂極思治
固人心所同然自信其道有必行者邪又惜夫老者之不
能待而來者之不足爲卒諸唐言而見若麤簡也欽韓所
著兩漢書疏證誠願就質于足下伏念五六年來杜門絕
人事殆忘寢食其小者明古今之異同具典物之精粗大
者則以漢去古未遠欲掇其意美法備者裨于政術至于
俗說橫流排擊之不遺力務使學者發慮憲而求實是循
敘而可以讀千載之書焉昧者于兩書之句讀不能通曉
何足以知鄙人之苦心而窺奧學之涯岸乎夫秦漢之金
石雖斷殘剝蝕見者必摩挲而歎咨以其名爲古物間足

資乎考證愚人不知其所以然則循聲逐影喁然自謂好古若此書發蒙啟覆鉤稽貫串有益于聞見何啻百倍然親見其成書曾不如帖括之傳鈔覆瓿之歎何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非足下其人而誰邪自與足下交十八年矣年少氣盛時以爲天下之大必有魁才碩學殊絕于吾人冀相挽于三不朽之大業久之而不得又久之而曩所僅許之人稍稍汨于流俗趨於淫詖惟吾與足下處困苦顛頓之中猶不至喪其守而自娛於學至於今虛憍之氣已消追憶往日哆口輕談芒若夢寐又傷衣食奔走不能常合今暫得相見因與商榷知聞共質兩心豈

非幸事前此十有餘年日月已逝兩鬢青青漸見斑白聞
良卿舊酒徒之言殆爲愴然後此亦不過一二十年事耳
老病侵尋歡懷益少精力彌謝以是忽忽思見足下相罄
也束裝時佇見過不宣

荅潘望之書

望之足下前索拙集率呈左右大抵耳剽皮傳未窺作者
之籀籀方深悚側惠書過情推獎惶恐惶恐天下雖弟靡
波流豈無一二卓然自立之士不爲有司所知并吾儕所
未識白首窮巷者如僕何足爲人材第一邪不敢當不敢
當顧其所歷甘苦可粗言之總角時見先處士吟詩稍得

濡染以困於童子試禁不令爲制長始作詩得杜工部集
讀之知有味觀同代人作率不相意因上循漢魏六朝篇
什益自喜然拘攣傳會如奴隸仰伺主人顏色因盡弃其
所爲汎濫百家博其旨趣而一以杜韓義山眉山爲宗庶
幾九變復貫如是者四五年而才不逮意詞不稱情豈敢
以爲工乎當時吟詠之流風尚有二鄉里先輩則歸愚宗
伯負重名論詩必曰盛唐尊其說則歐蘇之集揺手不敢
一觀洎江湖間盛推子才明府論詩則曰詩無唐宋惟尚
性靈於是學者惶惑益無準的究其病從乎沈則模擬形
似鸛車象人下里麤沽是前乎此者之詩非已之詩也從

乎袁則中風狂走如打夜狐人如倚市娼風雅淪沒是已
之脈僨竅沸非所謂詩也皆不知教學者以讀書窮究根
本于詩文之先沛乎有餘稍束諸繩墨則所言皆有體要
自能成立但喜其志屈乎我字句類乎我亟引進游揚故
其末路披猖豈非每况愈下者邪此亦沈袁二公之過也
然不如此則不學噉名之徒無從附麗則門牆不盛而聲
譽不立彼之願不過欲多徒黨取快一時何嘗有教育人
材之心至讀書窮源之事并非二公所能知耳僕懷此悵
悵年二十四五逢自稱袁氏弟子者不憚與語私嘗譏彈
袁氏敗缺稍稍流布爲若輩所賺出力末殺僕一短褐少

年不勝其壓坐是軼軻家巷者數年年益長遂欲究心經史于詩彌不暇爲家貧不能購一金之書輒入城借觀或手挈數帙歸急讀一再過返其半幸得卒讀焉以是不能安詳取適推究本末又見世尚駢麗之文偶爾效之取悅俗目其于事詞相稱銖兩不爽真知之者惟包慎伯耳輒復自悔謂其體不尊遂弃去專慕古文然年近四十心力漸耗所志未就不復從事於詩文五六年矣自少至壯植根本淺摧傷至深區區所得何足當足下之盼睞乎足下年富力強覃思經術粲然綱條遊心文藝斐然述作願勿以貧爲憂勿以暫繫驥足爲憾科第無必得之技童蒙有

可盡之心僕有生以來未嘗一日不貧試禮部屢北未必

盡不工科舉文課徒時少家食時多每假館他所學亦驟
進以米鹽猥雜不入于耳也士于貧賤時定志量富學術
一朝執事不脅于威不就于利應萬變而不窮乃爲貴耳
博士議禮尚有臨事倉黃操筆不能下況今之用人皆需
全材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者教之非其道也取之又非其
道僥幸之心童而習之以至老死事功何所望焉得一二
強項不隨時俗者雖捧土以塞孟津猶愈于推波揚瀾者
也足下期許于僕既盛用以狂言塞望想不深訝相思既
久未由展晤彌增紆結欽韓再拜

與黃修存書

修存足下曩者良卿稱說朴鄙之資蒙以氣類過相傾注
今年得奉教左右私竊慙悚慮無以塞望遂披襟若故交
推挽如骨肉此古人之所難不自知其實獲而中受之也
既以自幸又歎足下度量異於人人

欽韓

北鄉不遂南行

中輟諒悉其由家居輒復著書不揣暗昧撰左傳補注一
書其體例略述于保緒書中良以杜預傲弃經禮痼痼大
典逞其胷臆陷于邪僻科罪與何休均其家法彌不如茲
之成書豈敢輔翼經傳聊正杜氏之失而已有十餘卷竟
夏可寫定又摭諸子傳記之事與左氏大同若同而異者

爲考證數卷糾雜家耳學私竄之弊發公穀向壁虛造之
妄亦有裨于爲正學者俟相見而面質焉然精力稍衰披
覽未久腰膂若轢往往屬思心神不甦與治兩漢書時懸
絕矣學之勤惰得失由乎已命之窮通壽夭由乎天藉令
馳逐于名利之途則斬伐其性彌酷以此無異于中無羨
于外滋不敢玩歲而愒日也足下天資超絕富有日新所
苦者貧耳撫羣弟持門戶不能屏棄人事匹如昔人秉耒
作勞得閒輒學用以雕章摘詞而已自唐至宋功楷不一
其用之也靡不然泉乎明人亦以其讀書之效用諸八股
文而今人莫逮也夫員程不分其所墾皆石田要約已定

則所往皆利市古人有言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可以語于學之方也就令用諸大者遠者亦不離乎此故習羣經以通一經涉百家以治一家已得者爲我奧主而有所恃未得者爲我外憂而不遑息由此知困則自新矣由此思勉則自強矣十餘年來甘苦所歷如此敢爲足下道之如其可采幸甚秋涼當一至揚私累所急幸留意焉

荅許鳧舟問庶母祖庶母服書

承問嫁朱氏妹生母足下疑其服輕重并弟之子爲祖庶母服若何者敢以禮經言之按總三月章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傳言大夫無

服者以士無降大夫有降不服也禮無庶人者以庶人無妾也有妾則同於士之服億可知也唐會要顯慶二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庶母古禮總麻新禮無服請依典故爲服總麻制從之蓋始之無服援大夫不服之例自貴以概諸賤也洎無忌等重定則統貴賤皆服無間士與大夫自此以迄於明上下無異辭矣經又有貴人之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以無父命故不得同於慈母自以私恩隆之鄭君云父歿則不服以傳重主祀不可用私恩廢尊者之祭也今則素非慈已又父已歿不得援此爲證也明太祖以孫貴妃之薨強懿文太子服齊衰期命吳王橚服慈母

斬衰三年別撰孝慈錄頒天下迄今循之天子之子比於士禮又加隆焉以衽席之寵令其子服非禮之服由是適子衆子爲其母皆斬爲庶母皆期變古亂常寧可訓歟然今制雖服庶母期律內止稱父妾不在期親尊長之限則亦知其過情之禮不全同於正服矣今士庶之家或從禮或從律隨人情之便足下若以方承歡膝下則從乎禮而服緦其孰訾之至於已子若昆弟子本無庶祖母之名何由而制服庶祖母者從乎父之生母而言之也在禮無服穀梁傳云庶子爲母築宮別廟也梁代名小廟於子祭于孫止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祭尚不行況爲之服乎庶

祖母且無服況伯叔姑之生母乎惟開寶禮有爲父所生庶母期宋史禮志禮官言五服年月敕曰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惟爲祖後者不服此則與通典所載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已不得服祖庶母也父不承重已得爲祖庶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其說同蓋自宋始著于敕令近情而不悖於禮可行者也非父之生母稽經詁史無一可據則無此名無此服亦彰彰矣來諭云汪鈍翁喪服考當依庶母例服期家內適無鈍翁全集檢堯峯文鈔無是說再尋徐氏讀禮通考亦無其說然有疑似者不可不辨喪服小記云爲慈母後

三年則子姓爲祖庶母後期年蓋古者位爲大夫已不得主庶母喪此庶母又嘗慈已者故命其子爲後爲之期非此故也不在服內小記特記其異爾今也身豈患夫不得主喪歟亡者曾慈已焉歟抑嘗命其子爲之後歟有能博舉禮文者不得援此爲難矣國初人於經術至淺而厭故喜新蔑弃先儒最爲無法然鈍翁猶不敢作是說蓋傳訛於父之生母耳不則今市井小人假若說以愚其子姓以隆其所生不足致疑也堯峯文鈔第七卷有庶祖母一條云或問庶祖母何服曰其祖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律文服庶母期無庶祖母服者何

歟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袒免可也今按堯峯所指卽服庶母者之子言庶祖母非也爲之袒免亦亡于禮者之禮也足下仿而行之可乎若

欽韓

守經而已不知其他甚

暑燈下草草不究

答陸祁生書

役夫回得兩次手書四番并口述近況欣忭無量前賜書并補陶靖節贊至今未接不知所寄浮沈否讀閣下書藹然仁人之言使人感激欲輸其忱及披全集欣然韶濩之音患眼久燈下不觀書矣至此心目開爽遂逾乙夜以唐人論之大約古體得法于王右丞清雄獨出近體得髓于

義山絕句則兼小杜之妙建安鏡隋鏡二首與義山詠史
諸作難爲伯仲方諸並時作者在樂元淑吳蘭雪之上彭
甘亭文有餘而質不足郭祥伯巧有餘而力不逮又其次
矣此公論也間有迫于酬應題不稱其詩如鄴城十事之
類甚少不足爲累蒙以肺附相親使弟考之他筭迷閣下
富有日新鄙人于何齒獨惓惓不已因歎十餘年杜門窮
巷不見賢豪長者發蒙祛疑徒欲敦敦著書敝帚自享尚
有二三好事者載酒相從笑言永夕不獲其益猶令其得
所欲而去今來此縣袖文造門者率倖愚不可動詔之讀
五經已瞞然爲怪幸與閣下同袍相望邈若河漢惟時時

通書以想聲音笑貌然則欲推襟送抱舍閣下其誰哉佇
望俾來發書益窺堂奧俾弟亦獻其一得之愚幸甚幸甚
又思弟之年齒官祿讀書爲文與閣下略相似而命之屯
否絕不侔者有三閣下廉吏子雖饘粥給承尊夫人之
教姻鄰故舊儒雅庠列實獲師資之功稍長遊幕府徧交
方聞之士益以擴其聞見其于學也如遊名山步步入勝
造其巔而更焉弟家凌替已極幼歲賴先處士挈之館塾
受五經制舉業未成而處士君遊幕遠方遂浮湛里巷爲
俗師所汨沒十七八時讀漢魏六朝人詩唐杜工部集遂
移所好于詩句假古書以自潤向之儕輩舉手挪揄以爲

怪物訾其必無所成就有愛吾者亦苦言至誠以爲貧士
之分不過攻八股取一衿爲授徒計當時固立志凝定然
益不敢宣露至閉門然燈方敢發篋諷玩今有二人于此
同適千里一者多方激勸之使前一者百計摧沮之使却
其苦樂難易豈不較然明哉是其學也如穿地道窮幽險
幸而復見天日耳稍長遇二三同志一爲證明始譟然過
所望耳重自揣喲口方心窮無攀援之路旅食何門遂不
復擔笈論交生平所得遂止于此其不如閣下者一也閣
下艱于一第家居處約內有賢媛嬌女慰其侘僚外則羣
從子姓衍衍宴食相於導吟詠繙書冊風流文采盡在一

門况龐徐之雅望衡對宇風日佳美折柬招邀雖不得美
仕亦可以樂而忘老弟之拙婦本自寒女纔辨菽麥卅年
中輒以不柔順嘗試必作色譙讓而後戢子弟頑鈍通子
宗文覓梨索飯親串目不識丁市井小人物識之無博一
矜儼自託于友朋所謂言無聽也唱無和獨行而無徒也
閣下處此何以爲情也賴弟習艱辛寂寞之况十餘年益
探討羣書偶辨一事偶吟一詩輾然獨笑以遣窮愁此不
如閣下者二也不得已爲教官閣下在梁郡地當孔道交
遊本廣車軼未絕因以慮其飢困讐對一書著籍一徒亦
稍佐齋鹽藥餌遇賢有司如劉海樹陳秋麓諸公吹煦枯

瘁便勃然有生趣及門如李生輩皆可以策勵此亦窮者之樂弟不幸入窮山中蓬蒿隱翳地主門生如前所說不啻桑戶之餓積雨袁安之僵犬雪孰有裹飯遺騎者乎著書數百卷已矣終無傳耳其不如閣下者三也江淹云僕本恨人直念古者伏恨而死不過如此聊爲知己陳之前書倉卒論文不思貴郡古文家法本推崇望溪姬傳諸公輒昧犯嚴壘令伎刻之人必顯絕于門下閣下樂易君子矜其愚而切教之幸甚向非妄發何以博旨趣而啟高論哉然弟之持之也自有故弟所薄者敝郡人不學無術竊諸公之緒餘哆然自命爲古文宗子也貴郡如皋文深于

魏晉與望溪輩殊途子居文實傑出有秦漢之風不專爲歐曾專之者惟董吳二君然晉卿仲倫豈空疎淺薄人哉與此諸君何嫌嘗喻歐曾之文若演劇然始必有引子中則急板鑼鼓末必有弔場果實名優盡俯仰揖讓之態令觀者極悲欣喜愕之狀然優者有心爲劇而非真也歐曾亦有心于爲文者耳莊列荀韓無論已史漢何嘗如是韓柳何嘗如是雖劉夢得呂化光輩亦不至是唐文之弊不過流于俳賦不猶愈于今之制義乎歐曾則制義中之歸唐也弟習宋詩而不喜宋文以此然東萊所選皆雄麗可觀宋文何嘗不佳要當捨短取長毋習爲套數而已望溪

之學閣下爲序已斥之不復贅更可恨者當

高宗

纂修三禮望溪以老師宿儒主其事是時古學方興吾吳
惠氏與從祖果堂先生皆習漢學而堅護宋元冬烘學究
之說一從其章句鄭義欲起而復廢不能仰副

聖

主好古求是之意其學如此其文何足重乎汪純翁豁刻
人不爲士流所附其文平行却不勦襲差勝侯邵兩人因
附及之今早聞少鶴信極不佳果爾則閣下與弟當復僕
僕趨走于後生命窮所招不可驥已惟強飲食珍重拙集
卽附上

與周保緒書

保緒足下春夏以來未接音問念念

欽韓

撰注左傳初稿

已畢今却復重勘更錄竊嘆左氏親承夫子之緒論目睹
百二十國之寶書其于措辭則微婉隱約或諱而不言使
人深思連類而自得之蓋慎重之至也公穀二家晚出戰
國向壁虛造乃敢呵斥罵詈以誣聖經其優劣本懸絕啖
趙以來至劉敞胡安國輩皆著書孤行乃復鹵莽滅裂承
公穀之餘竅猖狂鼓譟橫斥左氏至以其實錄爲不足信
可哀也矣然爲左氏之疚痛而得罪於聖經者無如杜預
也賈服之注今已不傳其精者偏爲杜預攘取孔疏惟摘

其細碎以爲嗤笑然他經如周禮儀禮疏中所引服氏猶可想見向來經師之講習左氏之面目未至顛倒變易杜預乃盡翻家法移左氏之義以就其邪僻曲戾之說創長厯以爲牽附移掇之計造釋例以成其網羅文致之私疏家及後之爲左氏者動輒惑於其例於是左氏之學亡而杜預儼然專門名家矣故經學之亡亡於唐初撰五經正義弃河朔之樸學尚江左之虛浮殊可浩歎後之粗才以擊鄭學排左傳爲能事其習氣則陳祥道鄭樵等喪心狂易之人開之也

欽韓

作是注也糾駁杜預之謬發明左氏

之奧掃晦盲否塞而還爲青天白日世有桓譚必以爲可

傳也近日閱蘇文忠集見其荅張嘉父問春秋學云此書
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束中乃近法家者流
惟丘明識其用微見端倪使學者自得之云云益喜鄙見
之適符而蘇公當弃古學如弁髦之時能推見精奧爲學
者標準此所以爲天人也足下近日有何所得詩篇琳琅
想益富然真知此事之甘苦者少耳尊酒論文何日忘之
吾道益寡差強人意隱若敵國者非足下其誰邪

荅董琴南書

琴南足下秋望奉手書情辭斐惻循環雜誦且悲且忻欽

韓因窮居無聊輒思應試仲春達揚州宿留數日保緒諸

君爲橐數十金得北首抵清江期促路難伴孤僕叛復決
歸志十數年來看人變化今自揣與斗筭者較短量長固
必不勝亦願入春明造法源寺丁香花下復與素心人淹
晷談笑稍得排落窮愁忽忽忘老并此不遂如何如何小
錄出姓氏生疎誠如來書竊謂科第與聲名相應者也唐
宋取士必在下者騰其名而無所愧在上者亦償其名而
無可吝一曰致身之道如是焉爾一曰報國之心如是焉
爾衆口之謚譽不足憑也則有造門之公卷公卷可以相
假句也則有執友之通勝如是而引試簾下又可以觀其
言察其色于是帖經雜文入策隨試隨落數千人之中得

者僅二三十人訪之博而取之嚴士苟懷瑾握瑜終不湮
沒於有司若賈島不能爲賦溫岐以攪亂場屋斥一生不
第猶得一命以自老則沒身不霑階級者亦鮮矣然有識
者猶以爲不足以致魁竒絕特之士而長浮薄倖進之風
鰓鰓然私憂讜議而無諱也自科舉之法日嚴上下之名
不相應輒效名於無名之子而異時主司稍能別妍醜一
趨向雖上下之名不相應中外之情不通然馳聲場屋
讀書稽古者猶意知焉而參得失之半今則不然彼其衡
文者卽向之僥倖無名子也今之僥倖無名子又後之衡
文者也以不狂爲狂喭然喪其廉恥是非之心誠如是反

不若投鉤探籌之爲而高才碩學猶不致顛倒於鄙夫之心目也且今之綴名榜上者非他日卿輔牧伯之選乎一唱百和謬種流傳人才日以敗壞風俗日以媮薄於國家之計大不便也豈爲一人之得失計哉宦食長安不知有士大夫之樂其故在民窮財匱爾然仰屋竊歎如足下之心能有幾人方且爭錐刀以逐酒食剽簪珥以媚優伶若輩亦自有其樂耳至於樵蘇不繼齏鹽屢空居無裘褐出無僕馬他人不堪其憂者足下則辭追揚馬學窮張蔡經史百家腹如三原灣汲汲焉恐此之不饜所謂不改其樂又可徵諸于足下也其遇與不遇不可知致君澤民之事

不可一日無其心不可一朝無其具求田問舍持梁齒肥
非足下之所期也章句文苑之流又非所期于足下也吾
黨所依歸者其陸嘉興范高平司馬涑水諸賢乎願無慙
其已能而益慕其所未能幸甚

欽韓

歸家不敢怠荒慨然

念左傳之書一厄于公羊橫行之日再厄于杜預孤行之
後其微旨與義蒙于糞土菑穢之中而莫能潔雪劉敞之
徒猖狂妄論由於杜預之疥癩而爲左氏之詬病孔穎達
等素無學術因人成事五經正義稍有倫理者皆南北諸
儒之舊觀其固陋之習最信僞孔傳杜預于鄭氏敢斥曰
不通不近人情于服氏曰尚不能離經辨句何須著述大

典尊崇杜預謂禮經爲不足信狂惑叫號而鄭之他經服之左傳由此廢亡名曰表章經學實乃剝喪斯文可勝恨哉不揣淺陋爲補注十二卷凡杜預之叛經誣傳糾摘紕繆皆劉炫衛冀隆所未及其典章名物訓故皆補其敗闕蓋用心十餘年而今始有成書若公穀之誣妄周漢諸子之異同別爲考異十卷窮而自力于學斯亦取徵於足下者乎然困迫幾不聊生矣嘗觀陳同父與朱元晦書當兩遭大獄窮惋無復人理之時云聚二三十秀才以教書爲行戶又起館榭種竹樹闢池殆四五十畝植小圃又四十畝計其堂宇花木不啻二百畝拈晏殊句云樓臺側畔楊

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則真富貴氣象矣乃其殯喪之狀大略待死哀鳴轉訴于交遊雖其抵牾程氏之學不少屈而盛氣淺中如元晦者亦矜而容之若僕之勢不爲秀才所訕笑幾耳不至操瓢行乞亦幾耳其能幾同父之所致哉雖足下投劾歸要亦徒有羨於彼而無以致此也然僕與同父皆不第舉子所學未至邈然懸絕也由今觀之不啻其邈然懸絕也不惟如是元明間富厚之家以不能致布衣文人爲羞卑禮厚幣以籠之無所不至今則士大夫求爲富人之食客而不得富人愈驕而士節愈喪嗚呼致此極者其有由乎巢松能以恬養智美初能以老自佚庶

不至汨而促其生爾鄉里交舊惟鳬舟可保歲寒今家計
大絀周平叔者已叛去矣昌黎公所憂正謂籍湜高材耳
如此輩何足道哉何足道哉三千里外當亦發一笑也

再答董琴南書

琴南足下初秋作一書奉報苦言刺促稍欲一吐憤馮終
未能盡言也洎

先皇帝厭世昆臺今

上纂承

大寶悲深過密喜望惟新凡在臣民想同此懷

主上

聽斷之始必有實心實政以鼓動宇內振作臣僚而股肱
之進三策亦必有啟沃聰明彌違陳善之大端所謂內外
惕厲者奚似枉直舉錯者奚似弊而更張偏而補救者奚

似集思廣益導迎善氣者奚似誠如是也成康明章之盛可僂指焉人事之精猶爲天心之厚薄新故相乘之際正氣運盛衰之所轉移也伏處田野仰望霄漢足下能略致一二以資擊壤之歌乎自周衰以來立國之道不過法與術而已其持之有故也行之有效也案知法與術固待人而行者乎犀車良馬猶賴御者操箠而制其命況治天下之大事神施鬼設不可方物而徒恃乎法與術以致治要其開闔運動之妙但見其忠厚悻惻真氣之流行而深泯其用法與術之迹是則法術之弛張工拙在乎人之賢否而已矣徒任法則曹司之勤惰已不侔矣徒恃術則異人

之巧拙又相懸矣積弊之極又廢法而陰拱于比例無術則葉語于文案法豈不良乎術豈不精乎無人之患必致于此承其後者欲理之而愈勞欲澄之而彌濁則慨然曰天下真不可治也自古以來明主能臣舉破壞之天下摩厲而淬拂之不數年而駸駸昌昌遙擬于三代况據盤石四維之安旣庶且富而鰓鰓焉患其不治哉夫其不治也亦有故則曰彼有其人此無其人也抑又聞自昔帝王未嘗借相于已往求將于方來吳蜀偏方小國耳觀其人材可連車而載按籍而呼也詎有幅員萬里養士一二百年始頊頊以人材不足爲憂乎夫其不足也亦有故求人材

于膏粱世祿不得也求人材于科目寒賤不得也則法與術之踵焉受其弊也以天下爲已安已治固無庸論矣知瀕于不治不安而不求其人是飢羸而卻梁肉也知人材之汨沒而不廣其求是采藥而不知其方也此固歷代法家術氏所蒿目者因讀舊史聊爲陳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傳也事之瑣科條書又不足以究之足下優游詞垣用與捨固未可知假若剖其璞而獻之將欲創壽旗幢著名圖書其人乎將遂爲庸夫之所爲而止乎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可不熟計而素定之哉若僕者前程有限自分低搶泥涂不望披胸臆于當世矣中年刻苦太過盛夏篝燈查

血盈爪和寒堅坐半體若冰加以菽水艱辛常白藿食妻
詢兒號宋苦中所將息鼓舞者如此遂致膚革瘡疥衰疾
交攻然區區之志猶有未盡孔子曰老而不教死無思也
教人以祿利之途此今之所謂師而古則賊夫人者也自
惟無用于世得成就一二人材庶幾不虛生天地雖屢爲
後生所背欺此意猶不衰墨翟云以驥爲足責抑何足責
之少耶近者學業都廢時吟小詩自遣居然成帙不能久
坐轉側一榻遠念足下輒躍起作一書心意煩亂不能纒
纒方冬珍重

與友人書

前奉書及面屬錢子勸足下急營塋事言詞拙澀不能感
通左右他人則棄絕矣猶以齒長見原辱書兩度明所以
然之故惶恐惶恐竊聞之君子有酒小人歌缶僕之願也
風之或撓水之或激滋不能默已願終畢其辭而後棄絕
之僕之敢納忠于足下者愛之深而危之甚也十數年來
足下歲享千金之入而父兄無一坏之土足下怠于子弟
之職明矣雖太夫人亦不能辭其咎也及去年病困始疚
心自訟蒙示肺附之言以爲幸不死期秋冬竟此事僕雖
木石心腸能不聞言而隕涕又以知足下之必不死也久
之以相地未宜爲解旣得吉卜又以太夫人不欲爲說寢

門之內果有此愚闇之見猶當內相啟牖外爲隱護不獲
命則權義之輕重而爲之可也足下非乳兒豈得陰拱而
漫曰吾母使之然哉拯溺救焚之不啻而爲買山休官之
常語與去年之言毋乃大相逕庭乎來示云令某也果死
二三好友終爲我營其事死亦何憾足下爲親子弟十數
年而不辦乃漫期友朋以五六喪何自處薄而望人過厚
且足下忍以爲無憾耶有太夫人而不終共養有少妻而
竟無繼嗣又不得終葬其父兄猶欲曠然視死如歸殆其
厭余哉竊懷腹非然不復發書者省筆舌之繁使足下久
而自悔也洎復云云以僕爲懵懂不曉事者僕所論義理

也足下所徇者俗情也必欲擊鮮以延弔客伐鼓而集髡
徒不從墨翟之儉務蹈恨子之規快于俗情而父兄始得
歸于土稍有不能如其已猶當內愧于中若子產之報
叔向其可不應傲然責僕之不相諒也僕之奉教日淺誠
不如錢許二子之委止如此事恐錢與許未必敢曰是何
傷固當然果副足下之意則平昔所交皆嬖倖容頭之人
宜幾微之累日積而不自嫌也足下親戚不壅大戴曾子
疾病篇親
戚既歿雖欲孝誰
爲孝親戚父兄也何與于僕輕以哢哢取笑哉復云僕是
第一直人亦是可憐人徒受人之籠絡僕一謹愿好學者
耳朝莫拾聞以彌縫闇昧年垂五十今之學者誠未有以

相過未敢自驕而怨已之不遇此僕之所長直也何敢處鄉里間有來問業則告之怠而中輟則捨之不問其來不追其往東坡云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隱情惜已久矣何所施其直雖至愚陋渠便爲數小子所籠絡哉僕之可憐正不在此念宇宙之廣竟無一人能從善服義抒其苑結譴妻愚子蠢蠢翕習開口待哺叩心無告所著書無人可傳以代闕媼脂燭耳此大可憐而足下所未知也承示病勢日減服滾痰丸轉效則前此之湯液醪醴毋乃厚其毒而自苦歟醫道絕歇不如自得中醫古人于久病少閒必憬然有所悟惕然有所戒發于言論必恬澹而切理今

揆足下風旨虛憍之氣反甚于前深慮足下之沈疴在此而不在彼僕願操砭石隨醫師之後終疇足下以直見籠之義何如

壬午歲與董琴南書

前茲忽忽不盡所懷比者出館入臺不無悒悒視今日倣倖躋進者誠爲淹滯比于古則已多矣科名官職何足爲人重輕張文定蘇文忠進士乙科韓退之王元之不得知貢舉獨王珪自甲科不數年爲考官掌兩制居承旨閣子踐昭文相其人之賢不肖何如哉自隋設進士科以來唐宋名臣皆由此出然登第者猶不出官限以數選方調簿

尉秩滿罷歸一有私故不能後集或文書駁放則資厯更淹縣有七等展轉循格明皇詔所謂三十年不離一尉其艱如此故復求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之試幸先釋褐近佐畿赤惟使府辟奏廷評御史者他日使罷則預冬薦之列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判司簿尉坐公罪皆受撻若韓退之杜牧者

無幾耳其廣設科目以待異才而崔圓纔爲執戟十二衛屬司階

中候司戈執戟謂之四色官司陸贄裴度諸公高擢賢良戟最下其後以授蠻夷頭目

亦僅簿尉惟元微之以第一授拾遺而元和三年勅頭牛僧孺與李宗閔皇甫湜並注關外畿尉高才大科所得如是他可知矣宋制取人旣廣選官又速視昔爲優然判司

簿尉浮沈七階三任六考幸有舉主帶京秩知縣實歷數任三五磨勘差遣不離遠小軍州寄祿官不過屯田都官

郎而年迫致仕矣甲科恩數固爲絕倫始呂蒙正以寺監

丞爲同判

後改通判

嘉祐而後復殺其資進士第一制科入三

等才得評事簽幕劉輝蘇軾所授是也幸以薦者召試授

三館校理校勘適與今之翰院編檢相當留兩年理通判

資序通判再任始授知州由是陞小路憲漕謂之出常調

三轉得大路分

河北河東陝西爲大路

入爲三司開封判官方厯臺

諫判諸司此後望得修起居注轉知制誥始名侍從耳南渡後仕途冗濫修潔之士進取益艱有登第卽管勾祠廟

以去者有添差不釐務者有得除目而守闕十年者然則唐宋名優士大夫而老死選調顛躓困苦何可勝數惟一二皜然不汙如俞退翁劉漫塘者視儕輩所競不啻糞土糞乎尚已足下今爲御史御史在漢唐任煩辱之事不名言官今則職兼臺諫品秩又重于昔時樂承業願爲之而不得蔡君謨欲終是官而無悔但懼碌碌班行無能報稱視天下大利害大闕遺習焉而不之知知焉而不能言月課浮詞歲靡諫紙引領時日邀任銀艾以負此官耳然與足下相知深年丈春秋高祿不足以養介介獨爲此耳昔之曹掾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白樂天詩有置酒延賀

客不復憂空尊之語今以五品常參而祿不足養此則時世之敝宜有任此責者非君子之私憂也 本朝之制

雖 主上不敢輕改

祖宗成法況于臣子一時

政令得失又非踈遠小臣所敢言然本有故事久如踵循廢弛者宜日講求冊府而修補之如營務積玩而武備不足遏姦則將領宜以督捕爲賞罰士習日壞而學校不足育材則師儒宜操規條爲黜陟守令倥偬則選倅貳立曹司俾得綱領之效上下壅蔽則許印官達封章稍挫恣睢之威復唐宋轉對之法使能者得吐其蘊不肖者無以藏其拙則人才周悉而倉卒可任使急薦引保任之科使賢

者得舉其類而益知其賢不肖者無以塞其責而重申其
罰則俊茂日起而草澤無佚窮中外之官互相出入必敷
厯州縣始爲侍從卿貳則人皆勤于吏治降斥之員毋許
捐復使奔走風塵自奮于卑賤冗散則士不薄爲小官此
數條不無小補至于該通事理曲折痛快無可指駁在足
下之立言耳君子居一官則盡一官之職韓魏公以高科
獨滯筦庫而處之自若御史何官可薄視哉他日萬口傳
之史冊書之曰董某眞御史積累事業馴致名臣豈不偉
哉若顧元熙之徒所謂淫人富曰殃沒身爲幸名與草木
同腐足下素所唾棄一餉之榮何容挂于方寸哉兩漢書

宣公奏議溫公通鑑當通觀孰復而歐蘇陳同父言事之
文次焉此宦學之要也雕鏤之文前此已工可輟勿爲經
濟議論之文不更優于徐庾乎友道不講田承君之風絕
矣僕之愚戇爲貴遊所屏斥獨足下惓惓厚之不已故援
范司諫田正言之受望于歐王者以報知已希垂納焉

答屠孟昭書

承詢及出處之便鄙意以爲勿預安排謂必當出與必不
可出者皆常見也此時病未能強起 恩命不可久稽自
宜開缺他日體中佳適不妨試爲之爲之而慨然不自得
則又移病去之進退之間裕如也且今之作郡比昔時任

大責重爲不侔矣漢以來剖虎符握兵馬又假以便宜生殺予奪悉得專之于此而明不足以知人才不足以幹事則千里受其害謗譴興殃咎隨之今則移其柄于督撫非郡守事也唐宋州牧一切以辦集上供爲急監司之操切如束濕獨伺其成虧而殿最之詔書又峻切于教化牧養優假于美官之來蒞而孤遠軍州無可告訴故爲之也滋不易今則諉其責于縣令而催科督捕無與于郡守也然則難易可知已古之縣令不易爲今之爲縣令也尤難于古足下旣試其難者獨認認然虞其稍便易者乎所苦者漢之丞簿掾史皆方州秀孝之彥拔而用之猶臣之事君

也至唐宋長馬判幕分責受事而六曹參軍各主其局又有糾曹以檢押之皆士君子初出官能淬厲希望者也閣內從容畫諾而已其爲令也丞簿尉捕賊官之奉之亦然今則丞倖佐貳不伺間虐民則塊然土木經歷以下皆僅幹下材欲與吐一書語不得能相助爲理乎偶能竭思慮以興一利除一害吏屬陰壞之監臨顯格之此則所恇怵而從同者夫一人學書一人從旁掣其肘善書者不能成文也况掣肘非止一人乎百家失火一人操瓢而救不熄也况操瓢者無所取水乎嗚呼吏治之不逮于古斯民之不被其澤非特人材孰爛之極亦法制寢壞之故也幸今

郡廷無事紛紜叢脞之務在吾上與在我下者分焉不啻
爲吾之曹司而已若以今之府曹當昔之事權雖管葛莫
能措手已足下他日爲之持老氏三寶之說而有餘矣茲
與儉足下所優爲謹守不爲人先之戒亦可以免于罪戾
矣立于無過之地而事機之會適與我之智能翕受乃可
以言功名故龔黃之政非可以規摹得也病樹詩一時未
能奉和容續寄劉夢得文集甚喜之艱得其本足下于全
唐文中檢借此年內便抄一通卻奉還左傳點本乞見歸
不宣

與劉孟瞻書

孟瞻足下惠書拳拳雅意勤屬死灰欲然不佞少壯時亦

欲希風竹帛並角英俊既伏處家巷遂爾闊絕及來窮山

如入蠻左似人者喜思與足下及慎伯諸君宏度高論揚

摧古今發揮經史莊諧雜陳引觴稱快何可得乎近日工

夫想益茂密承云讀通鑑第二過猶不能記憶益歎歷甘

苦不欺人之學也但孰復而深思之總其治亂興亡賢姦

消長之故究溫公平日言不用而身退發憤爲此冀人君

感悟之大旨

神宗置此書于睿思殿朝夕省覽追思安石之誤有意用公與呂晦叔

次則參

究形勢戰勝攻取之術又觀其刪潤史文光景一新可以

通達事理若遺文軼事姓名瑣瑣雖撰述者猶不能枚舉

前輩適夸記聞之敏而已非通人所尚也新舊唐書異同
優劣不佞亦頗多疏記不暇卒業大約舊書之長能謹守

史館之成書自開成以溯開元歷代通才碩學所修撰文
順辭達有聲有色本無庸改作宋子京妄人乃欲以箴劄
小材破碎鉅製涂抹青紅顛倒錦褐蜚喉刺眼彌形醜拙
遂使詔誥之文無一完備奏疏之條有綱無目刺取小說
罕一漏萬此不足論矣歐陽後入史局歷志成於劉義叟
世系表假于呂夏卿洵有可觀他則疎謬難數矣禮志起
訖咨嗟歎息中取開元儀注填塞于沿革制度儒官疏議
皆芟落無存藉非通典會要冊府元龜

議禮部

及舊禮儀志

粲然備列得以稽考不幾盲聾學者之耳目乎選舉百官
凌躐倒置如開元禮三禮諸科吏部兵部常調齋郎冬薦
之制俱不叙侍中中書令本正三品爲兩省長官故以他
官參預機務者謂之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厯以後始升爲
二品新志直云二品則前此制度不幾紊乎諫議大夫與
給事舍人並正五品上大厯二年中書門下侍郎並升正
三品兩省遂無四品官會昌二年從牛僧孺等奏升爲正
四品下新志直云中書門下侍郎正三品諫議大夫正四
品下又十六衛本無上將軍舊志于十六衛惟列大將軍
而于後總舉貞元二年九月添設之勅史家體例之愼也

新志直冠上將軍從二品于大將軍上新志叙左春坊庶子云凡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考六典云凡令書下于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啟以畫諾亦猶門下省覆奏然後畫可也會要貞觀十九年詔皇太子凡處分論事之書太子並畫諾左右庶子已下著姓名奉行則畫諾者皇太子非庶子等官玉海亦承新志之誤食貨志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絕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按通典會要陸宣公奏議舊唐志並云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石謂之租丁則隨鄉所出

歲輸絹絕綾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謂之調通典所言尤爲明了云絹絕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輪絹絕者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此卽有蠶之鄉或絹或絕每家只取二丈及三兩綿也新志混而一之馬端臨疑爲太重今細尋其意不過謂無粟者以稻三石當粟二石無絹絕者以麻布當絹絕修不顧體例掉弄筆端使人不辨耳其云非蠶鄉輸銀十四兩攷唐制錢不踰嶺而南銀不用嶺以北或蠻俛所出妄爲附益其叙鹽課錢法尤雜亂無次若無冊府等書相證不能得其頭緒號爲良史巖沾如此緣歐陽少習詩賦本無學術中從尹師魯學

幼學堂文稿

卷七

三

古文目短視性不耐記誦見聞不及二劉之半故試手多舛足下猶以史筆謹嚴推之未免震秦之餘威也竊以爲一代信史先務明白詳贍而後求其文章議論故三長不可缺一尤不宜付諸文士之手彼欲借題馳騁則如歐宋之弊反不若拙者之謹守故紙也舊唐紀雖病其煩然元和以後號令文章粲若星羅以視新紀其有無孰輕孰重乎不佞十餘年來得失自知所恨不能厯算至此輒憤憤其他事理皆能根究所著漢書疏證左傳補注水經注疏證昌黎半山二集注三國志補注范石湖集注駁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皆攻故記之謬發新聞之秘非好與昔人索

鬪也理之所在耳大著容破一月之功爲足下贊迷尊舅
爲劉逢祿輩所誤溺于公羊獨足下餘波不染誠爲卓犖
稍有異同不妨相參全唐文佇望裝訂賜觀卽隨孟開去
繳價夏秋暑濕一家瘡疥苦毒萬狀浸淫及老夫矣惟以
時珍重不盡區區

上潘副河書

戊辰歲在都于疇人中接見時巢松侍讀讚歎閣下英姿
卓犖決爲青雲之器爾時鄙人尤重閣下器量宏遠意思
深長謂功名貴達不足以盡之他日名臣碩輔未可量爾
嗣後間闊但知登上第擢翰長一旦疏名 御屏拔領都

水知非素志抑不可不謂之顯達也先師趙文恪公績伐
爛然哀榮備至得閣下振起之亦見陸氏之莊和凝之鉢
非徒以文學名位相擬必有以表見于世而不朽于後耳
貴同鄉墨莊觀察稱閣下平日使材當展履之間慎伯孝
廉述近日于河務尤深悉諳練夫將相之才每于勤苦煩
辱憂讒畏謗中淬鍊而出閱歷深則持之有故發之有由
此蓋真宰默相玉成非若庸人一生無譴平步黃閣終身
不知艱難底績者也誠率是道而推行豈獨奏延世之績
而雪鴈門之跼哉慎伯于河事經畫詳度目覽心計殆三
十年可謂敏且勤其所著書誠爲龜鑑獨其措置太纖悉

不留餘地予人蓋著書之體或恐摘其疎務極精詳不得
不然至主其事者當有寬嚴操縱唐易子云烏以數百目
視子子以一目御之夫一二人之智不足以勝數十百夫
之抵欺亦明矣今之廳員營弁既執掌在官衣食嗜慾猶
眾人且視寒素者加隆焉使無餘利潤之彼豈能忍飢寒
啼號而爲公家利害計哉惟奢汰之風當以漸革之論大
計者不可惜小費劉晏造船揚子之事可鑒矣望閣下核
其大勢之可否經久之規模而行之斷在不疑使貪詐欺
罔之人皆爲我用大臣之將明盡職如是爾

鄙人

質性庸

駑不通曉世事早年彫琢詞章與輕薄之徒角逐中稍自

悔始治經誦禮十七篇春秋十二經通大略能言其要汎
濫于諸子羣史好兩漢書尤篤自甲戌歲始瑣科條之惡
顏師古之凡猥舛謬與范蔚宗之踈漏糾之補之歲月既
久積成七十四卷名兩漢書疏證又爲左傳補注十二卷
惡杜預之粗治末殺爲發明傳義推究禮經復以餘暇成
三國志補注水經注疏證若干卷韓昌黎集王荊公集揭
立唐宋其典故人物皆可以明識一代之眉目或補或創
無慮四十餘卷雖老大無成時日似不爲虛度然年逾四
十終不第念前程有限勉教職自喜無簿書案牘之煩
可以教訓子男樂育人材也泉選寧國縣挈家來此乃大

失所望士習凡鄙八股鮮有能通者遞相沿襲以欺學使
學使亦荒鄙視之而不責其所不嫻以故人才日敝雖撞
萬石之鍾磬賸如故也兒子頑劣又類之默默不自得明
年官滿便決引去地又貧瘠人情抗弊束修之入厯數年
尚未畢此如佛經所云羅旬有慧而無福雖得阿羅漢果
終以饑餓取般泥洹者也念二十年辛勤于文史所著書
覆醬瓿飽蝨鼠聽之而已惟詩文稿續爲者頗又哀然成
帙今冬擬罄俸梓之未知能卒事否也與閣下同歲二十
餘年素無一書凜欵曲今此悽悽者恐鄙人生平有所不
盡委亦冀霖雨蒼生福被天下之大人一哀小物之失所

若如湯義仍所云與公等比肩事主老不能爲諸侯客則豈敢云然自揣麤疎無以裨贊作教官不能得一士或爲山長庶幾一遇之幸閣下留意焉

復董琴南書

琴南編修足下得書欣忭無量今年病稍愈因復從事書冊春初作查註蘇詩正誤二卷入夏撰水經注疏證秋方卒業遂不暇削札通故人音問然想望風采形諸夢寐書中推許過當慙汗無似所云制科者得非博學宏詞之舉耶竊謂國初諸老不深明典故不熟究利病捨唐宋之良規而襲唐宋之陋名事既然矣果復行之誠無益于人材之進退又非今日諸公意計所及也試爲明之唐之博學宏詞乃及第人不安常調欲求速化所謂吏部試三篇也其詩賦論散見別集總集猶多與進士舉何異果足

以當此名否耶俳優之妙能使聽者揚眉次骨此等文字
詎中與枚皋東方朔作奴哉宋之博學宏詞熙寧時惡制
科之指斥自孔文仲後罷之紹述而後代以是科雜取古
今典故與其文體試之子史傳注單詞隱義無不命題可
爲艱矣然巧者習之家有鈔胥性能記誦文能模擬剽竊
耀蟬於火摘領於髭鮮有失者玉海一書則王氏兄弟之
陰符也他亦類此假得其人不過一撰文翰林之才民之
膏血日朘國之疆宇日蹙何與焉而秦檜湯思退之徒汙
其間此則王介甫所云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
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我

聖祖御宇既久深以

人才爲急而洞鑒於明三百年時文一途取士之弊故發
大號舉天網欲使山林遺逸與坎壈失職之人出其間執
政之臣能于此時恢天聽立經久復漢唐宋賢良方正諸
科不必專爲修史近五六年遠無出二三十年頻頻舉行
以籠取魁竒雄駿之士不能低首場屋者稍救時文汨沒
之弊無其人也則通場下第而切責舉主與守令不能長
育人材縻其後效如邊省無一人解送者督撫以下皆降
謫此則厲世磨鈍之具將相之器當亦絡驛相望何至士
氣翫散人物黯淡如今日乎不此之務而取唐三篇之制
以塞

明詔第一流人固已失望超然高舉幸而湯潛

庵諸公嘗任監司不敢不承命也然而行於康熙間得人稱盛行於乾隆初遺棄遂多是何耶初則舉主以望實遴簡衡文者又能相賞于度外繼而舉者阿私猥濫衡文者以凡近繩墨束之故得失迴殊也自一而再弊尚若此使今日行之則雲集闕下非執綯子弟無慮幕友游客耳皓首衡門通材高第無氣力援引有向隅而戚耳且交通關節何所不至懷挾鎗手種種笑端徒污史籍就有一二知名之士廁其間恐特達難邀也足下所首推者僕僕自揣必不入等曩者偶爲六朝之文亦精麗可喜好之者以爲絕出流輩旣自悔其文體不尊棄而不爲肯以垂暮之年

復效今日館閣詩賦乎強爲之必不合凡夫之眼庸可以
冀是選乎如僕之逴陋至不足道猶且無以致之欲以致
個儻非常之人如裴富諸公不亦難哉足下可無憾于是
科之沮格矣 主上體乾剛建皇極小心大德太平旦

夕可致而樞輔諸公蹈常習故甚不副側席之望譬諸醫
師初未識方藥主人則曰當用某方某藥乃從旁側聽而
書之久如謂醫師之職固如是脫有岐伯察脈扁鵲操砭
桐君調湯液長跪而進之彼醫師駭且怒以爲妄一男子
共排遏之今之股肱大臣設心何以異此恨天下之大不
聞有岐伯扁鵲其人而蒼生疾苦終聽命于目前之庸醫

國手之于奕也有大行處有救應處變化無方而起手數著已了爲天下之大豈可先不知起手之處而終不審救應之法乎今日下手之始不過開言路求人材二事其節目難枚舉倘復賢良制科亦求言官人之一端也然事至今日亦何可爲姑以一事論之 天子臨軒策士三年

一舉本求鼂董之賢諭以無諱有司固將親覽然尊者宜逸卑者宜勞俾主上優閒而臣下宣揚以達清聽故設讀卷官以宋世故事驗之何嘗畀升黜之事于讀卷者乎因循旣久僅進呈十本率如所擬稍有回換黜者亦能陰陽操縱之以記誦小數爲策且以圓熟無忤爲程文又須一

字無訛行款加工違式者置下第雖令賈誼劉蕡兼鍾王之技迫于忌諱困于新格風沙寸晷抑然氣餒何暇展布腹心盡吐其所欲言哉究其選則一稍通文墨之鈔胥能之取之者以爲固當得之者不知愧恥儼然魁多士正史職豈不爲天下後世所笑此最弊事而毗贊者曾不動念則雖復制科亦如廷試進士而已雖廣言路急人材亦如科道月課州縣舉孝廉方正而已破格之事復何能行一切良法經此輩手皆化爲滓穢遊塵可勝歎哉位高祿重者無足言矣科道小臣當不諱之 朝有何顧憚一年以來所上章奏殊無足觀如王家相一疏亦就事論事外間

傳誦絕歎以爲麟鳳其概可見然則冠惠文坐癡牀此中除八股八韻之外亦復何有吾誠哀其不能何容責其不爲哉足下與巢松皆讀有用之書爲有用之學今日浮沈散地洵無以自效卽任言責當方面無或如庸衆之苟且塞責言天下所不知言任天下所不敢任惟安危盛衰之繫明目張膽于世始不愧丈夫耳無事時檢心正身以爲撥煩理亂之本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古之大臣未有不如此臨事勃亂利害僅毛髮愜擾回穴盡喪其生平則心術不治之故也願足下與巢松加省察焉養其身以佐

聖明之主幸甚僕今年四十七豈有宦情得爲太平之民

以沒齒誠無所恨屏居家巷蔑然如死雖教育人材之心亦復息矣不能自己聊抒一言于左右